

岱松，北京人，1998年起定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金融专业 MBA。专职是伯恒管理的合伙人，辅导股权交易和公司上市。因儿时喜爱水墨，现在虽公事忙碌，闲暇时光仍全数奉献予研习书法水墨，密切与老藏家浸泡，他们有家底又有学问，每位都是吾师。收藏现当代绘画和宋元瓷器。本专栏将和故乡热爱艺术的同好分享最新来自东南亚艺术界的消息。

抽象叶帅与真假长沙

8月6日晚在林大画廊旗下的 MOCA 当代美术馆，叶永青老师“轻如鸿毛”个展正式开幕。隋建国和程亚杰两位老师莅临，由新加坡美术馆馆长郭建超先生主持开幕，数十位新加坡当地的粉丝齐集现场。个展汇集了叶老师 2007 年以来的新作，他说对自己而言这些系列更象是一种实验性的创作探索。进入抽象领域，把铅笔素描和涂鸦数字化，再投射到多块画布上，一份底稿以多种构思表现出来，成为一系列，每作的图象不同，引起观者差异化的情绪反应。看到蓝色也许感到忧郁或沉静，红色也许是愤怒或宿醉。把具象的内容抽象化，画布上每个抽象的符号原本是一个具象的创作图稿，但艺术家在抽象后其实不欲特别表现什么，而观者在这样的情境下感染到画家的思绪，从这个角度讲，画家的创作就成功了。

从当晚的反应看，新加坡藏家超爱叶老师作品“伤心”，“失败之诗”和“等”（图 1）。在“等”这件作品上，许多随意的元素曼妙地分布在一棵大树的枝桠上，象树叶或是飞鸟，但又不具体，只觉得将观者带入一个轻松又极富想象力的空间，可以在这棵树下反复地玩味。大树成为一棵诗篇的载体，飘洒空灵而散漫的禅意，似树却不是树，叶老师用自己特有的创作语言把抽象和具象的哲理讲得轻松而透彻。



图 1. 叶永青作品



图 2. 与叶永青老师在作品“伤心”前留影

80年代中期，叶永青和张晓刚、潘德海、毛旭辉四人成立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是85艺术新潮的重要一支，以“新具象画展”为中心，心灵结晶于画布。作为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的先锋，近年来不单作为艺术家，叶老师也积极参与策展和发起了许多有影响的艺术活动，目标是不断改革和创新当代艺术实践。开幕的次日下午在MOCA美术馆，叶永青和隋建国、程亚杰三位老师与新加坡的藏家举行了一个题为“探索绘画和当代艺术可能性”的学术研讨会。老师们分享了观念艺术发展的历程，与会者热烈讨论了对视觉艺术前行中观念艺术PK写实艺术等焦点话题。挑战后相机时代的写实艺术极限？观念艺术家的创作需不需要基础写实技术？这些常常困扰观者藏家的问题见仁见智。从叶老师的不那么具象的画作中，行家看到的是专业训练过的高手运用色彩构图景深等基本元素在创新。收藏家几经血拼吃进的至少得是有一定学术水准的作品而不仅以个人喜欢来自我安慰，基于专业的分阶段提升对藏家的眼力是蔚然重要。

为了稿约正在约访几位老藏家之际，刚好曝出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长沙窑壶王”赝品疑云——一件馆藏的长沙窑执壶因形制特大（高39CM）被称为“壶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公开质疑其为赝品。2005年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进行文物征集，南京博物馆研究员张浦生（青花瓷专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伯谦、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小琦和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朱戢应邀“掌眼”。当时征集的600余件文物是来自安徽淮北一名专收淮北运河瓷的藏家丁仰振，杭州市政府为其拨款1500万作为奖励。丁在央视访谈中自爆当时“壶王”是一对，而手上仍留有一模一样的另一只，品相比捐出去的还好。在听从专家意见进京作科学鉴定后，结果显示仅有100-200年历史。丁认为运河文物如果不是千年就是新仿，不存在一、二百年这个空间，因此鉴定结果不可信。尽管对有眼力的骨董玩家而言，真假或早就成竹在胸，争议仍在文物考古和社会探求两方面继续展开。文物考证的是真伪断代，社会体察的是人情百态。新手上路多希望拨云见日，天下太平；老玩家却擅长雾里看花，因为有了真伪的命题，玩起来才大有乐趣。

适逢新加坡金沙艺术科学馆举办“黑石号”沉船唐代珍宝特展，长沙窑作为唐代重要窑口和主力外销瓷器受到特别的学术关注。根据一件纪年款长沙窑碗“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即西元826年，以及碳测定的结果，黑石号沉没的时间约是在西元826年前后。

Francois Louis 博士认为，此船在当时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作为使者装载了一批御用的礼物展开由中国驶向波斯的和平之旅。Michael Flecker 博士认为这条船正是“中国和西亚直接贸易来往的第一件证物”。黑石号也是东南亚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沉船，和海上丝绸之路年代最久远的证明。远在1200多年前，满载的商船从扬州港启航，经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诸国远赴西亚，循环往复。在没有苹果黑莓的日子里，中国与西亚的贸易来往远比我们以为的频繁兴盛。

船上载有超过5.5万件长沙窑瓷器、迄今发现类似形制中单体最重的唐代金杯（624克，图6）等金银器、在此之前仅见于文献记载的供御用之江心镜（纪年西元758年，图7）及其他铜镜、越窑邢窑广东窑河南窑等的瓷器，以及青花瓷的始祖唐青花的完整器。唐代长沙窑大量烧造釉下彩绘瓷器，突破了单色釉的局限，丰富了瓷器装饰技术，自此开创了我国瓷器釉下彩绘的新篇。此外在立件上也多用堆塑模印贴花装饰，纹饰有葡萄、飞鸟、摩羯、胡人、狮子、枣椰和宝塔等。



图 3. 经典的长沙窑模印贴花褐斑注子（自黑石号，高 23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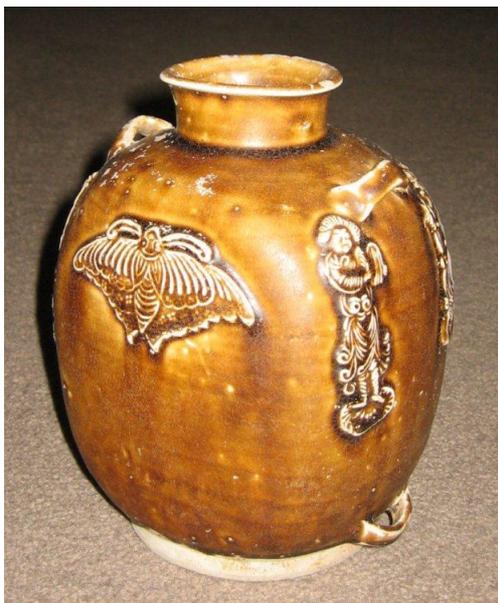


图 4. 极罕见的褐釉长沙窑壶（自黑石号，高 19CM）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黑石号上这件极稀有的褐釉长沙窑壶（图 4）。壶高 19CM，侈口短颈，釉面布满极细的蝇翅开片，圈足无釉，两侧上下各有对称的横系一对。表面以模印贴花装饰，正面有一只蛾，双侧在两系中间偏上的位置分别有手执拍板和吹奏短笛的胡人乐伎，卷发披肩深目高鼻。贴花的造型非常细腻传神，于细节处可见唐人高超的写实与造型能力。

与此壶器型相近的实物仅见于耿宝昌先生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全——陶瓷卷》1993 年版中，唐长沙窑阿拉伯文（书“真主最伟大”）四系壶，1980 年江苏扬州出土，现藏扬州市博物馆，但这件壶造型更简单随意，似烧自初创阶段。而壶上的蛾造型仅见于长沙窑出土的残片上，且此壶上蛾的造型丰满细致完整，远胜残片。胡人乐伎造型与耿先生书中，1954 年出自河北石家庄唐孙岩纪年墓葬（元和七年即西元 812 年）出土的长沙窑贴花人物壶相同。另外，

乐伎造型与此次黑石号出水的 624 克金杯上的乐伎造型亦非常接近（图 5），只是金杯在铸造的时候似乎无法做到象瓷器模印这样精细，长沙窑模印的细节处理更胜一筹。与经典的长沙窑注子（即执壶）造型和胎土比较厚重敦实相较，这件褐釉壶的壶身轻盈、属薄胎器，重量仅为等高的执壶约过半，造型上也更为端庄优雅。



图 5. 长沙窑褐釉壶与黑石号出水金杯的乐伎造型比较

此件褐釉壶在黑石号的打捞和整理过程中花落民间，由印尼收藏家珍藏至今，最近由新加坡藏家高价接手。对黑石号的打捞始于 1998 年，到 2005 年由新加坡圣淘沙机构筹资 4000 万美元购得整批货，但是在此中间有部分的珍宝先后由近水楼台的渠道流出，其中部分来源是印尼的资深骨董经纪人。学术界的研究表明，船上载有一批供御或贵族用的礼物，推测极有可能是献给皇亲国戚大婚用的贺礼，因此船上贵重和特别的器物原是成双成对，但部分在出水过程中遗失或损坏，比如八棱金杯和高 1.06 米的绿釉龙首高颈壶，推测原本应是一对。

1998 年开始打捞后，由可靠渠道流出成批的长沙窑碗，除了供应印尼当地的藏家，也大量流向新加坡。当时的大骨董商接到源源不断的供货，正疑惑间刚刚卖得七八就又来一大批，因此估计可能数量庞大，担心积累太多库存，于是贱价抛售，每件碗依品相售 RMB500 - 1000 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 2005 年前后。每个收藏家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困境——为什么轮到我的时候便宜的时光已逝去？实际上长沙窑的投资潜力还仅在起点，也就是好多藏家在找的价值洼地。以往言必称唐越窑、宋五大名窑、元青花，对于唐代长沙窑的了解仅限于一件唐代越窑的价格在当时等于 40 只长沙窑碗的传说中。以跨国博物馆和学术机构所带动的系统研究工作正在强力推动对长沙窑的了解和理性价值回归。

由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的阿瑟赛克勒博物馆（Arthur M.Sackler Gallery）与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属下的亚洲文明博物馆，以及新加坡旅游局联办，新加坡是这项世界巡回展的首站，之后将到亚洲其他国家、美国、欧洲、中东和澳洲的主要博物馆进行为期约六年的展出。同名的学术著作“沉没的唐代珍宝与季风”已于近期出版，集合了此次参与的美国欧洲与新加坡的博物馆研究人员就黑石号的发现所作的学术专文。作为黑石号所承载货物主体的长沙窑“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自可靠来源的黑石号出水长沙窑碗价格已由 2005 年的平均每件 750 涨至现在 10000 余元，且需求旺盛、交易活跃。有趣的是，百密一疏——不仅故宫可能弄坏藏品，前日金沙博物馆的展品长沙窑碗也在展览中不慎损坏了一件，由完美品相变成小缺，估价由 15000 元变成 4000，缺口则由保险来偿付了。



图 6. 迄今发现的单体最重的唐代金杯（624 克）



图 7. 传说中的江心镜（纪年西元 758 年）